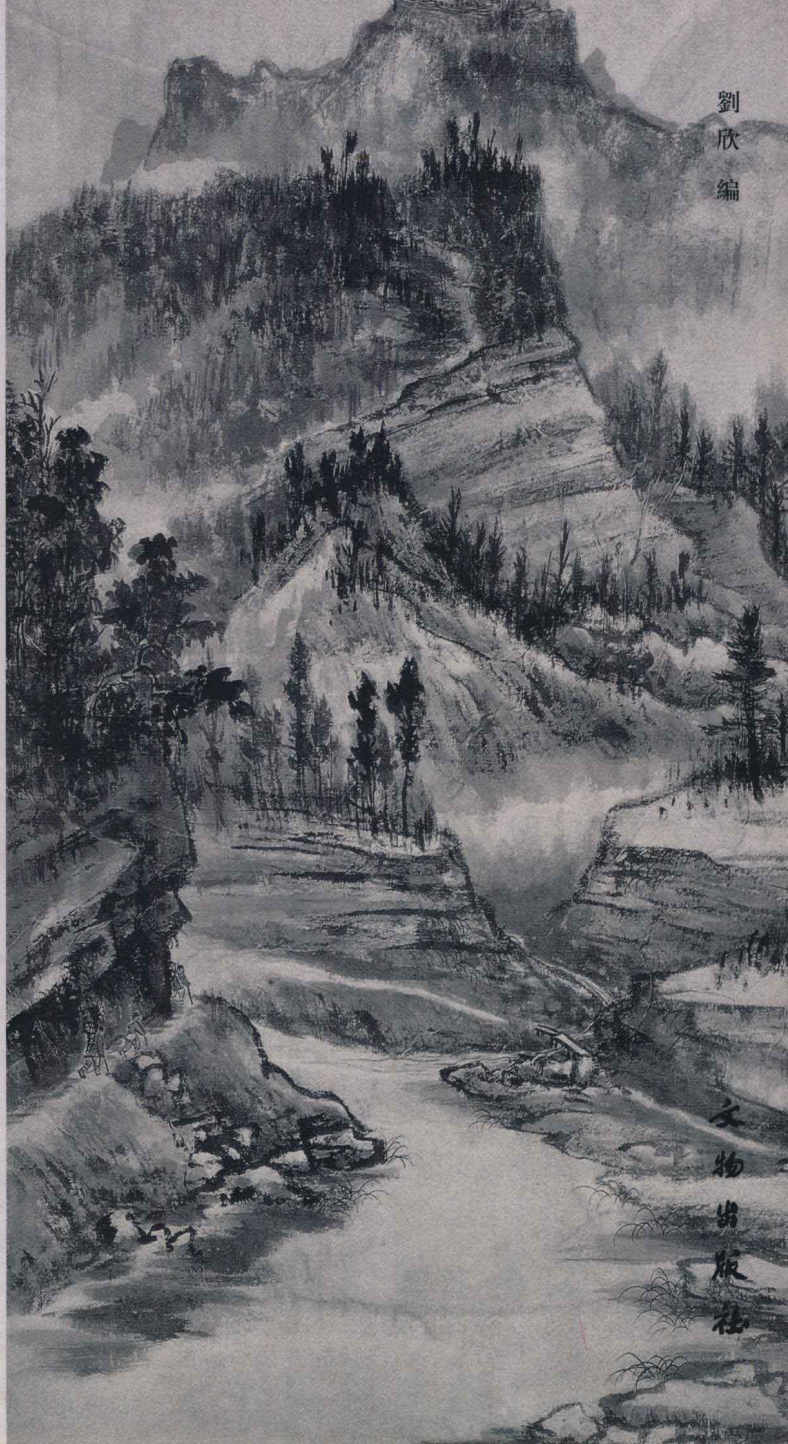


吳一峯研究文集

劉欣 編



文物出版社

封面繪畫：吳一峯

責任印製：張道奇

責任編輯：張廣然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吳一峯研究文集／劉欣編．—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
2007.7

ISBN 978-7-5010-2266-3

I. 吳… II. 劉… III. 吳一峯(1907~1998)—人物研
究—文集 IV. K825.72-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07)第103263號

吳一峯研究文集

劉欣 編

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

(北京東直門內北小街2號樓 郵政編碼100007)

<http://www.wenwu.com>

E-mail: web@wenwu.com

北京圖文天地企業形象策劃有限公司設計

北京圖文天地中青彩印製版有限公司印製

新華書店經銷

889×1194 1/16 印張：15

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10-2266-3

定價：118.00圓

劉欣
編

吳一峯研究文集

文物出版社



紀念吳一峯百年誕辰系列圖書

一峯草堂師友書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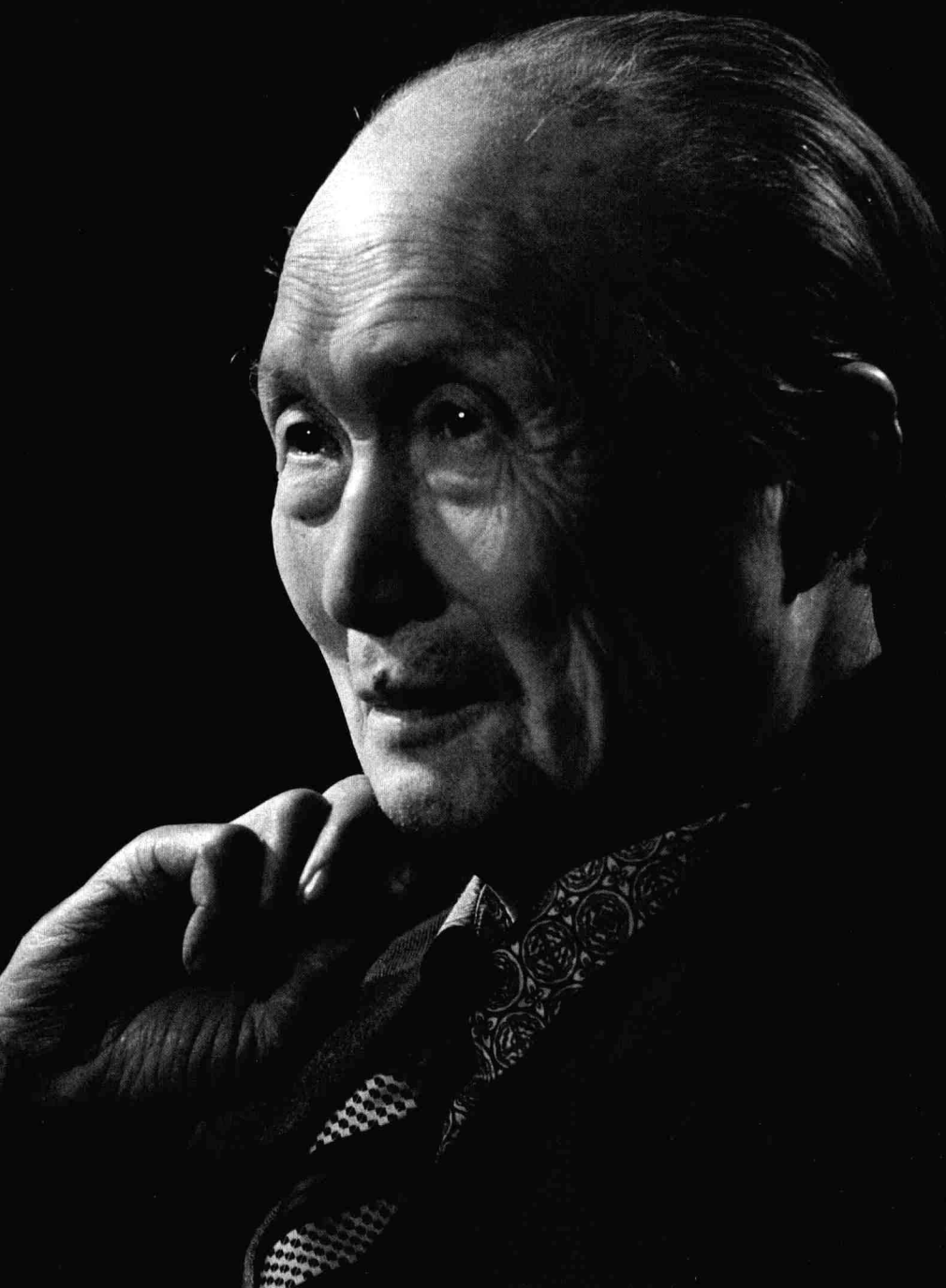
吳一峯山水畫集

吳一峯藝術年譜

吳一峯研究文集

謹以此書

紀念吳一峯先生百年誕辰



畫探天地之大美 文立意匠之真奇

——吳一峯紀遊美文欣賞

張志烈

吳一峯先生是二十世紀中國畫壇卓然特立的山水畫大家。他雖為浙江平湖人，卻長期生活在山川奇雄秀麗的蜀中。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六十餘年中，他都孜孜不輟地辛苦耕耘在中國山水畫領域。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藝術傳統，孕育了他晶瑩活潑、永遠年輕的藝術靈心；千奇萬幻的山川，玉成了他渾厚高遠的藝術創造。他以鏗而不捨的『大走』精神，深探大自然之奧秘，抒寫時代之激情，牢籠山川、感悟真善。他的那些豐碑性的名畫，早已播譽人口。而他在詩歌、遊記、書法、篆刻等領域的成就造詣，則與其繪畫貫通交融為一個浩瀚雄渾、混茫交響的藝術世界。讀了這本即將出版的《吳一峯研究文集》，尤其是『吳一峯遊記』部分，使我在領悟他畫作之精妙的同時，更為他文章的雋美所驚歎傾倒。

晶瑩活潑的藝術靈心

藝術，甚至整個人類的各類意識形態，歸根到底是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反映，是『客觀世界的主觀圖畫』。主體意識的狀態，決定著藝術家主觀能動性的發揮程度和對真善美把握的水平。從他注意何種生活，以何種角度看世界，對所從事職業的敏感度，到如何深入進行藝術構思，以何種技能技法表現生活，無不受制於自己的主觀精神，這就是陸機《文賦》中所謂『意司契而為匠』的『意匠』。克羅齊《美學原理》中說：『畫家之所以為畫家，是由於他見得到旁人只能隱約感覺或依稀瞥望而不能見到的東西。』羅丹《論藝術》中也說：『所謂大師，就是這樣的人，他們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別人見過的東西，在別人司空見慣的東西上能夠發現出美來。』我國傳統畫論中，王微《敘畫》說：『綠林揚風，白水激澗，鳴乎！豈獨運諸指掌，亦以明神降之，此畫之情也。』張璪說：『外師造化，中得心源。』石濤說：『山川與予神遇而迹化。』所謂『明神』、『心源』、『神』，指的就是藝術家的

『意司契而為匠』的藝術靈心。

縱觀吳一峯先生的詩文畫印作品，時時展現著他那顆晶瑩活潑的藝術靈心。這靈心，既有天賦，更有他在長期不懈的學習生活、實踐創造中的孕育與陶冶。其中，豐富的傳統文化知識的儲備，起著關鍵的作用。我有幸泛讀了一峯先生的名作大畫、詩歌、遊記、學術理論、金石篆刻，令我震驚的是他不僅胸羅萬壑，而且可謂『胸羅萬幅』、『胸羅萬卷』。凡傳世的歷代畫作、畫論、詩詞、遊記、技法，他皆學習研讀，爛熟於心，融進血肉，化為情思，觸類旁通，隨機湧現。劉海粟稱讚他：『一峯天資卓絕，對於藝術極感興趣，於古人和造化，兩者同時努力。』對『古人』努力，就是指他對傳統文化藝術的學習、汲取。朱天梵先生說他『自其髫齡，已耽六法。』鄭午昌稱他『畫擅山水，得南北宗法。』都是指他在『古人』方面的功夫。可以說，是中華傳統文化藝術的整體精華，哺育了他的藝術靈心。吳一峯先生的遊記，具有陸游《入蜀記》、范成大《吳船錄》和《徐霞客遊記》的諸種優良，而且擅長用晉宋山水駢文的筆法描形繪景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些遊記隨處都閃耀著一個畫家獨特的目光。

如《海寧觀潮記》中寫到將達黃灣時的景象：

出『寶昌』門，下山行，阡陌縱橫，嘉禾在獲。行一里，有松林。陰深翠黛，秀色可餐。龍幹糾枝，極屈曲之妙，不啻耕煙散人佳構，盤桓其下，不忍遂去。

面對眼前這片松林，作者腦中立即湧現出了王石谷的名作《秋林圖》和《深山紅葉圖》。王輩是畫樹能手，熟練各種樹的形態特徵，能隨心所欲地描寫其生長姿態，淋漓盡致，曲盡其妙。作者平素如果不耽習深入，怎麼會有這樣的思維聯想？

又如《海寧觀潮記》附詩中有云：

一塢霜林似酒酣，殘霞半壁暖層巒。渾蒼欲悟藏翁意，策杖朝來細細探。海鹽縣西行羣山遙接，秋色燈爛，頗有大癡秋山圖意。

詩詠海鹽西行所見羣山秋色，腦中出現的是六百年前黃公望的名作，即目所見與藝術記

憶交相融合。此情此景，在「記」中寫到出海鹽城西行到達長川壩之前是這樣記載的：「公路至此，乃沿山麓行。山頂石頭，犖確一派，叢樹丹楓，而淡含秋色矣！」『叢樹丹楓』就是詩中的「霜林」。作者一九三〇年的《海寧觀潮圖冊》中還有一幅描繪此情此景的畫，可見從那時開始，其繪畫、詩歌、遊記三者融匯的境界，已是青年吳一峯的自覺追求了。

《浙西之遊》中寫在杭州登舟上行時所見：

出候潮門至江幹登輪。八時啓校，兩岸峯巒，千百成羣，丹楓翠竹，農舍遙伏，飛帆銜接，遠岫雲平。雖董、巨之妙筆，亦難擬議也。

董源的《瀟湘圖》、《夏景山口待渡圖》、《夏山圖》，巨然的《秋山問道圖》、《萬壑松風圖》，在作者觀看富陽一帶景色時，全都湧上心頭。比較之下，眼前的真山真水，勝過腦中的名人名畫。

同樣記富春江景，還有這樣一段：

二日，乘輪駛，中途遇霧，不得前。四顧茫茫，渺若蒼海。日光微散，峯巒隱約，雖高房山之澄墨，亦恐難以描摹焉。憶放翁詩云『行衝薄薄輕輕霧，看放重重疊疊山』，信乎！

元人高克恭的《雲橫秀嶺圖》、《春山晴雨圖》和宋代陸游的詩句，與二十世紀眼前的景物交相重疊，別生真趣。

《浙西之遊》寫到西天目山風光時，屢以馬遠、夏圭、黃公望的圖畫相對照，如下面一段：

九日下山，循東麓越溪，經錢家頭，渡石橋，再過龍溪大橋折而西行，跨三跳嶺，其處山迴溪合，水聲潺潺，嵐光樹色，遠近頓分，洵是馬、夏名迹。天地真靈得於此，見之誠樂事也。……下麓一里普照寺（屬中天目）。七里，一橋架溪上，名目巖（又名木橋）。登橋遊目，峯嵐疊翠，秋色爛斑，茅茨參差，塢草隱伏，大癡秋山圖不意於此得之。時斜日崦嵫，炊煙欲暝，棲鴉頻噪，遊子再歎。

這些記述，是真山水，也是畫，是詩，是吳一峯先生藝術靈心的摩尼之珠對祖國美麗山水的折射。

遊記末附詩十九首中，有《雨後別天目山》云：

深山微雨過，空濛景可娛。樹色分濃淡，山光欲有無。氣浮如飛雪，水激似跳珠。從來雲水客，胸羅萬幅圖。

先生所說的「萬幅圖」，正是真山水與前代名畫在胸中的交融互滲，是活潑的藝術情思，踴躍飛馳的精神狀態。

《滇西紀遊》是吳一峯先生追蹤徐霞客、發展徐霞客的力作。其中記到鎖南縣（今南華）西天子廟坡時，這樣描述：

公路離長江支流西陵河而上，再去為天子廟坡，坡長二十公里，拔海二千六百尺。車至絕頂處，青峯萬頂都在足下，滿山蚧松屈曲，形如峨眉山上的冷杉，酷似劉松年、馬、夏筆意。車每駛至轉彎上下坡處，下臨深壑，心膽寒慄。

宋人劉松年的《四景山水》，馬遠的《四皓圖》、《踏歌圖》，夏圭的《松崖客話圖》、《江山佳勝圖》，均以表現奇峯和蚧松的蒼茫氣韻著稱。作者在看見這些風光時，上述名畫在胸中一一展現。

作者中學時代即熟讀《徐霞客遊記》，滇西之行，正是追循霞客蹤跡，並立志要為之作圖補。所以他是邊走邊讀徐氏之書，遊記中對此亦有記載：

暮色蒼茫，車駛更速，十公里抵下關。自昆明來已歷四百一十二公里。夜宿下關飯店。昏黑中仰望約一萬四千尺的蒼山，高高聳立，後峯積雪皚皚，山半野火融融。行裝甫卸，即上街覓食果腹。返店狂風怒吼，捲石挾沙，擊之紙窗淅淅作聲，青燈下讀徐氏遊記，別有意味。

這段記載，是遊記、是詩、是畫，是先生追蹤霞客的浩蕩情思。下文記述「寶峯弔古，跌水觀瀑」一段，屢言「霞客所云」，步步相比，簡直熟悉到能背誦的程度。

從上文簡略徵引可知，吳一峯先生藝術靈心的培育，與傳統優秀文化之熏陶密不可分。芮敏于《論吳君一峯山水畫》說「自其少時，即究心藝事，於古人所為山水，既悉得其法度，更益以月鍛季煉之功。」對此，一峯先生自己有一段樸實的記述。他在《憶尊師劉海

粟》一文中說：「我少年時就讀於上海澄衷中學，當時就特別愛好中國書畫、詩詞和篆刻。高中畢業後，懷著對繪畫藝術的渴望，有幸考入上海美專首屆國畫系。劉海粟大師是校長，又是我的老師。該校聘請美術界名師大公黃賓虹、鄭午昌、朱天梵、潘天壽等教授。有他們授課，我在學業上從不敢怠惰。我學習書畫、詩詞、篆刻都很刻苦認真。當時，無錢買歷代名畫、印譜等參考書籍，經常到圖書館借閱，認真學習研究。劉校長見我刻苦用功，主動將自己的『存天閣』珍藏的中國歷代名畫提供給我學習。在校長的親自指導下，我潛心研究臨摹，國畫傳統功底大增，至今憶起仍感校長情深義切。」

這段真情洋溢的回憶，給後人無限多的啓迪，而藝術靈心的培育，離不開深厚傳統文化的滋養，先生在這裏予人的，是熾熱的度人金針。

萬卷書、萬里路的天才契合

吳一峯先生的遊記，文字典雅凝練，境界高曠深遠，表達生動準確，觀察精微細緻，下而略舉數則，以見精華。

《海寧觀潮記》中寫在『八堡』夜晚觀潮的感受：

已十一時一刻，時青天穹隆，纖無片雲。蒼江浩淼，黯黯無語。石塘如帶，尖山東鎮。風拂拂而吹來，月釋釋而當空。跋涉之勞，悠然忘逝。豪興之壯，油然欲狂。雖無赤壁，亦足誇夜遊之樂。把酒且飲，有聲遠來。隆隆似怒雷鳴，似萬馬奔。傾耳靜聽，響漸迫，風亦倏起。有頃，聲益壯，若山崩巖飛，百里相聞。凝睇遙探，杳無所見。好奇心動，與樂叔急趨塘外。惟見一線橫亘，如素霓緯空，若萬馬奔騰，雜以千軍並駕，其勢洶湧，直搗滾來。勇者睹之，可以增其氣魄；懦者見之，可以減其膽色。潮愈近，聲愈壯。驚岸浪花四濺，高飛數丈。氣沫甫落，二潮接踵而至，其勢更甚，水衝越岸。余識其勢，急奔避，鞋已沾水，否則為伍波臣。心不之怯，高歌行軍之曲，以助其威。江湖似感，極盡其澎湃衝擊之戲，向西浪去。

觀潮的文字，向來人們推崇宋人周密《武林舊事》的記載，彼記宋人風俗場面較多，而江湖本身，卻少有描寫。吳先生此篇，則清細如電影，抒情似詩歌，是用語言文字描繪成的觀潮圖。閉目思之，神情活現，使人久久不能釋懷。

《浙西之遊》中有記東天目觀瀑文字云：

登山數里，一亭，旅者可隨憩。下瞰雲霧飄忽，田塍農舍參差於紅葉之中。五里，隔山一瀑布直下。以望遠鏡察之，勢尚奔騰。前去巖折，聲忽隆隆，銀河倒瀉，趨臥虹橋，再注入溪。林海、觀瀑，二亭離立左右，此即東天目之勝處。

這種特別的時刻與感受，作者後來作有《東天目勝概圖》將其凝固。

一九三三年的《川北之遊》中寫到李白故里的江油青蓮鎮時，記錄了畫家獨特的感受，自綿至此，共步行六十里。茶鋪稍憩，雇滑桿行。汽車道甚平坦，兩旁綠草如錦，綠樹陰之。田間稻穗離離，農夫載歌載謳有喜色。而前望千峯競秀，明滅幻變。山巔湧霧，雷聲隱起，倏而漠漠，峯巒莫辨，蓋飛雨也。而東則日光返照，萬樹歷歷，此種景象難以圖畫。二十里唐家場，渡口溪水潺潺，蒼山屏峙，有畫意。

這是紀遊，同時亦鮮明地記下了他在面對美麗景物時內心的波瀾起伏，和「美在哪裡，應該如何攝取她」的思考追索。與此同樣生動、同樣新鮮的文字，還有記載金華山下行的一段：

四時半，戴月出北門，別射洪。行李雇夫挑之，余與祖免遂步行。經金華山麓而湧金橋，行灘畔羊腸曲徑中。時晨光熹微，宿霧橫於極浦。一望蘆花如絮，繚亂阻道。或船夫解纜，謳歌悲壯，震蕩巖谷與江流共咽。山色蒼茫，隱露霧中。人入蘆花中行，衣襟盡濕，渾然似騰雲而仙。仰望惟蘆花接天一白，此種景象為余平生所罕遇，亦非筆墨所能詳述也。

這段文字，極為優美，富有晉宋人山水小品的特色。藝術家以自己的靈心去接觸、感受、體味、思考大自然呈現的種種美麗，但是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何況還要考慮是用線條色彩還是用語言來再現它。心思之活潑飛騰，可見一斑。這樣的「行萬里路」與「讀萬卷

書」交互促進，無疑會帶來更多的感悟，更多的昇華。

《滇西紀遊》中有兩處最精彩的紀遊文字，體現了作者天才的文思和情思。其一是記錄在大理遙望點蒼而寫生時的創作狀態：

時當薄暮，寒雨初霽。東望洱海浩淼似鏡，海東淺山夕陽返照著，現金黃的顏色。蒼山背著陽光，陰森黛黑，嶺頭白雪皚皚山半而止，有若白粉團團，如北宋畫的渾圓點者，是半山樹上的積雪。薄雲好像軟的細羅紗，飄忽無定，往來於衆山之巔。雲好像白布與帶子橫停在山的腰部，稱之為玉帶雲。遠處雲巒隱約，田疇浮綠，近處古樹扶疎，樓閣參差。三塔寺矗立在北麓；街子棚帳羅列在西郊，真是一幅馬夏傑構。留連欣賞，逸興橫飛，於是寫生一橫幅為名山留照。先寫洱海之東，次及南而西，以中和峯為主體，再北三塔及遙望上關，以麗江雪巒隱於雲端為結尾。將來圖成巨幅通景，必氣象萬千，可以臥遊。

這段話是優美遊記，鮮活詩歌，同時又是畫家創作歷程的生動記錄，是如何「師造化」，如何「蒐盡奇峯打草稿」的完整實踐報告，是指導後學如何創作實踐的生動示範。今存吳一峯先生一九四七年所作的《蒼山玉帶雲》就是根據這幅寫生稿的一部份而創作。

其二是記錄芒市到遮放的風光：

前往為土潯青路面，寬闊坦蕩，綠草平鋪，青山環繞，田畝肥沃。一望無涯的山坡多未開墾。翠竹重重之中，是農民集居之處。田野相當距離之處，架設一小草棚，供耕餘與行人休憩之用。車行五里，夷女招呼搭車稍停。有大佛殿，建築壯麗，前立兩塔，其一金碧輝煌，內供佛像雕塑莊麗，有緬甸作風。寺外榕樹十多枝，形似四川的黃葛，這樹有藤，從高枝垂數丈著地為根，又長為樹，繁殖力極強，是熱帶植物，樹葉茂密遮蓋十餘畝。好鳥嚶嚶，其音清越。黃色小果遍墮樹下，日影從林葉中篩落，微風吹來與黃色果相照映，好像天花和片片的黃金紛紛雨下。遠處兩三夷女緩步行來，梵宮塔影，鳥語花香，一幅絕美麗的圖。我不覺忘卻旅途之苦，身入桃源，攝景一幀。又登車，行平原中十多公里上坡，經過深菁老林。同車的夷女臨風高歌，其聲嘹亮，其音清脆，乘客

無不心曠神怡。

這風光秀美而是邊陲實景，這語言清麗而是隨筆記遊。作者的慧眼、靈心、妙筆都像海綿一樣在發現、吮吸、凝聚大自然和生活之美，為人為文為藝的奧秘蘊含於中。遊記至此，似當歎為觀止矣。

混茫交響的藝術世界

讀吳一峯先生的畫卷、詩歌、遊記、金石篆刻，使我感覺進入的是一個混茫交響的藝術世界。

『混茫』，是一切優秀藝術品的特性。它使你在紛披密麗、飛舞淋漓的形象構成的如造化演成的神妙意境中，去自然領略無限深廣的意蘊。漫遊於飛動混茫境界中，會產生身心強烈震撼的體驗。這裏，有巨大、深刻而密集的藝術形象，五光十色，飽含情感和意蘊；有飛動激越的意象在按情感邏輯推移；有在形象包圍圈中驚心動魄而產生的頓悟和理解；有浩瀚無端、久久沉浸的領略與沉思。

一峯先生的繪畫，縱意揮灑，氣勢磅礴，蒼茫浩大，渾厚激蕩。劍閣之雄，峨眉之秀，夔門之險，寶圖之奇，富春天目，蒼山洱海，莫不攝其神韻，構建為『第二自然』。其疊疊峯巒，流雲帶霧，深林奇石，急流衝波，紛至遡來，使人心折神驚，目不暇接。其遊記以雅潔活潑之筆調，繪山川之靈秀，抒清賞之情懷。且無論畫幅、遊記、詩歌，皆色彩鮮麗，氣韻生動，尺幅千里，意足神完。在藝術化的形式上，又都健筆凌雲，汲傳統精華而創新變化，還將繪畫、書法、文詞的表現力予以打通。這就自然產生了吳一峯藝術世界的特色，混茫交響的境界。

這一藝術世界的成因，一峯先生在《中國畫和我的繪畫藝術》作過深入淺出的精扼敘述：『詩、書、畫、篆刻雖各是一門學問，但相互補償，將其恰當地融於一幅畫上時，會產生極佳的藝術效果，達到繪畫藝術所追求的完美性，實現超越現實的放逸情思，使人心曠神怡，產生自由美感。』

在同一文中他又說：

我的山水繪畫，從觀察自然到揮毫作畫，大致有四個過程：（一）遊覽山水，胸懷情志；（二）主觀取捨，勾繪畫稿；（三）胸存意景，揮毫呵成；（四）寓意落款，加蓋印章。完全得自實踐。我的藝術源泉在大自然中，是到生活中、到名山大川中去尋找美。

仔細琢磨體會這兩段話，很有助於我們走進一峯先生的藝術世界。下面略舉二例，以為管窺。

一九三二年，吳一峯先生創作了山水畫《玲瓏山》。在遊記《浙西之遊》中記此云：

八日，與胡金寶各負行裝，重十斤許。行五里，至倉前鎮。附航船，十五里至餘杭。午餐後，乘汽車。四十里，至臨安玲瓏山站下車。向北繞麓行三里許，聞鐘聲度壠飄出。得石徑，拾級登。巖石磊落，石壁間多名人題刻。昔有東坡題詩，昔（惜）年代久遠，剝蝕殆盡。有醉眠石，傳坡公曾臥此。經九折巖入臥龍寺，主持德勤赴杭未返，遂止宿寺中，晚餐頗早。薄暮步東坡亭，亭久圯。有蘇公、山谷、白雲師三石像。二衲子先我據石台坐，時殘照蒼紫，衆山羅列，人語松聲共沉谷底。徘徊久之，領得萬山朝拜之勝。寺東鐘樓後有琴操墓，惟一抔黃土，草黃離披而已。

將畫卷、詩歌、遊記對讀，也許會比你真正去一趟玲瓏山的感受還要深切獨特些，因為這是經過藝術家吳一峯的意匠提煉陞華之後，以幾種藝術形式交混回響而奏出的意境。

《浙西之遊》中記登天目絕頂一段云：

十一日，澹漏泉聲飄來，枕上驚醒殘夢。心竊喜，久行得雨，能賞山中空濛之象。早餐後，披雨氈攜杖而跣寺後，緣徑登。澗水似奔，濺氣怒飛。路因崗而曲折，泉時絕而再開。孤身直上，顧後絕無踵者。一徑深杳，前望古杉千章，大數人圍。行三里，亭中稍駐。逾石梁，再登二里，復穿亭五里，蒼松撐天，一寺中起。叩禪關，有額曰：『開山老殿』，孤僧下樓來迎，坐殿後大樹軒。僧悟道以雲霧茶薦客。啓蓋香氣浮數尺，飲之清人心脾。詢上絕頂之路，乃循寺西側磴行。瀑泉俱絕，鳥聲再轉。四顧荒榛遍棄而盡朽。猛蛇鸞獸，時出殺人。四里，有碑立路側。示左往甯國孝

豐，右至仙人頂。時雖氣頻喘，力將疲，但豪興勃發，奮力策杖以進。樹多盤曲不高，頓覺豁然開朗。天光射面，石磴傾沒，鳥道穿林。二里至巔。巖石如裂，為仙人鋸板。怪石梯空，即仙人造橋（橋上有刻云『浮生橋。大明嘉靖庚申六月七日翰林院學生陳廉題』等字白）。天氣悲吟，似示我以警告。凝霧茫茫，如置我於蓬萊。不禁俗慮多盡，飄然欲仙。

像這樣交響樂般的詩畫、美文共構的意境，在一峯先生的藝術世界中還有許多，這裏無法遍舉，但是有一幅畫及其相關遊記卻是萬萬不能忽略的，那就是有名的《寶圖紀遊》。

《寶圖紀遊》作於一九三七年，在蜀遊畫展中展出，載於一九三七年版的《吳一峯蜀遊畫集》。畫面古樹幽蹊，三峯峭立，奇險飛騰。畫面左上角自題云：

江油寶圖山，真人寶子明修道之所也。山頂三峯峭裂，上建東巖、寶真、魯班諸殿，懸二索橋以渡，下臨深澗，遊者莫敢渡焉。癸酉立秋後，余往遊而渡，喜極，因寫此並吟長歌以紀勝事：

我從錦里來，及茲涪水收。陰嶺連天起，碧水咽石流。陸行暑氣襲，誰云已入秋。絕磴苦攀援，探奇莫逗留。喬木蔭蒼翠，天風吹颼颼。巖折蕩鐘聲，輝煌敞殿樓。雙橋題日月，落帽因昂頭。倘倏更直上，漠漠雲煙浮。忽驚峭壁斷，三峯離立瘦。側窺覺目眩，俯視豁吟眸。屏峙鎮萬壑，突兀壓九州。點點却何細，曲曲江似溝。神工懸八丈，捨此渡無由。奮發壯癡心，履冰戰不休。靜攝憑佛力，飛渡若猿猴。復跨小索橋，坦蕩已不憂。寶真與魯班，瞻拜坐久留。鞍馬征塵客，來此恐無俦。山靈應知我，狂歌笑不？浙西吳一峯並記

讀了這則題記、詩歌，你再看這幅巨畫，奇峭的峯頭，飛懸的鐵索，蒼茫的雲根，糾曲的古樹，還有表現這一切的那屈鐵般剛健的線條，處處都帶給你迷茫之感，如聆宏偉的交響樂，你的精神都要應接不暇了。再讀其《川北之遊》中記登寶圖的這一段：

二十日，清晨，憑檻一望，衆山如邱，涪水蜿蜒。田塍積水如鏡面，薄霧與炊煙飄忽城郭，郵舍隱現翠林綠野中。秋風作響，頗有涼意。早餐後，與祖堯攜畫具、攝影機，寺右行巖下，幾經曲折，有古柏一枝，相傳為唐代物。而巉（崖）之間，有壁窠大字三，曰：「別有天」。穿巖縫中，行里半至西峯之頂，殿曰東巖。懸大鐵鏈橋，通東峯之寶真殿。橋上下各一鏈，下鏈寬二寸許，